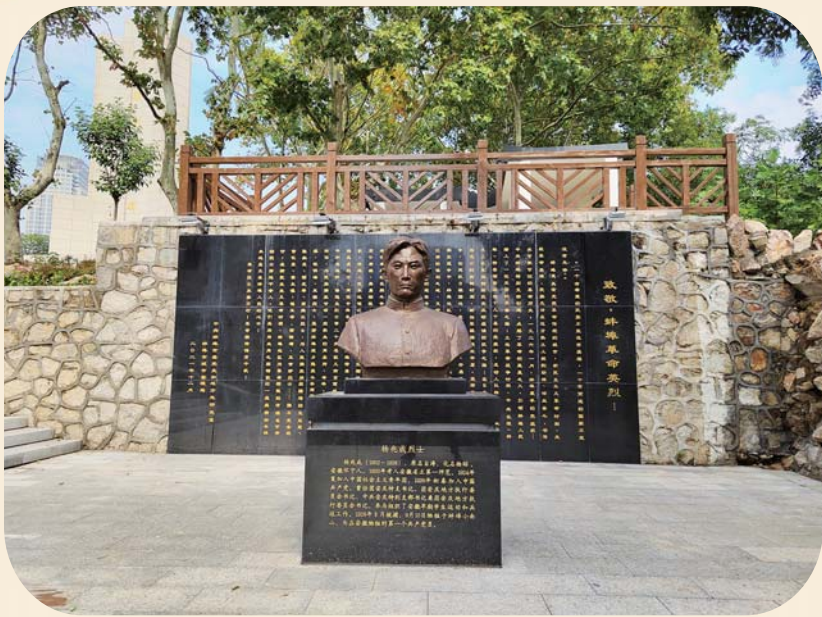


蚌埠记忆

南山那抹红

□姜 山 文/图



位于南山公园东麓的杨兆成烈士雕塑。

二

人间四月芳菲始，又是一年清明时。恰改造一新的南山公园满山乔灌葱绿，碧草茵茵，景色怡人。在这人文圣地、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见证地，蕴含其中的那一抹红色记忆是那样熠熠生辉。

从南山东麓，沿着坚硬的花岗石上拾级而上，到达山腰平台处，便见矗立着的杨兆成烈士雕塑。凝视着他那勇毅的目光，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杨兆成英勇就义的一幕场景：1926年9月，面对森严而恐怖的刑场，杨兆成神情自若，视死如归，高呼：“打倒军阀陈调元！”随着罪恶枪声的响起，一个热血青年倒下，奉献出了年仅24岁的青春年华。

1926年夏，正值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安徽各地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之际，为迎接、配合北伐军北上，根据党的指示，杨兆成开始着手兵运工作。他的表兄在驻蚌埠的军阀陈调元部服役，他即向其表兄邮寄革命书刊，宣传革命，鼓动策反。8月25日，杨兆成在安庆被捕，旋即被押送蚌埠监禁。在蚌埠，杨兆成多次被严刑拷打，甚至被强迫在烧红的砖上行走，妄图从他口中获取更多线索。但杨兆成忍受一切折磨，大义凛然，始终守口如瓶。黔驴技穷后，陈调元提出只要杨兆成写个悔过书即可释放，但杨兆成斩钉截铁地回答：“至死也不向敌人低头！”9月10日晚，陈调元对杨兆成下了毒手，残忍地用杨兆成的鲜血“祭旗”。杨兆成为了革命事业，舍生取义，成为在安徽殉难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英雄虽已倒下，征程已经开启。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中共蚌埠特别支部的创建，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引领蚌埠人民踏上了一往无前的求索之路。

行走发现

春深木香开

□高星雨

在南京读书时，关老师在课上提到一种花叫木香。他说，木香和蔷薇长得很像，香味更独特。我当时想，连“木”都能散发香味，那得有多香？我没有看过这种花，尽管关老师说那里有，我也没有发现。

城草草木深，淮河两岸的春天来得快去得也快。气温起伏之间，烟柳画桥也变得更加浓郁。路过一家门口，我被院子里的植物吸引。老人说，这是黄木香。我说，我知道，我在书上见过，还有白色的。如同在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我郑重其事地回忆自己在何时何地读过这本书。木香清甜细腻的香气钻进我的身体里，唤醒了一些似有若无的记忆。它们宛若浮尘，

你看不见，却能感受到。那些在空中悬浮的日子，都有这一缕幽微香气的陪伴。

我喜欢木香，却不需要真的见过。当我循着街道的边缘缓缓走过，那一阵清香扑来，我便知她一直存在于风中，有风的地方就有她，风的形状就是她的身形。无尽的思念缠绕着我，在梦中我理所应当回到金陵的一角，木香花的味道留在我身上。我在书籍里穿梭，找寻人生困境中的慰藉。起起伏伏，心绪似春水般荡漾。我时常会想，金陵一梦究竟是求而不得的困苦，还是顺其自然的坦荡？满架的木香无言，敛去锋利的尖刺，在春光正好时尽数绽放，或许也是一种

选择。

我时常想念南京的暮春。虽然春天在这座城市只有短暂的停留，但她不断地提醒我，四季在轮回，许多事也在变得陈旧。木香带来的真实愉悦不需要思考其中的意义，暂停思考本身就是意义。眼下，我抚摸着她纤弱的花瓣，看着她在风中颤动翅膀，凝视着她如雕刻般的花蕊。生活被裹挟在花与花的间隙里，我们在时间的裂缝里生长。木香长出新芽，我也长出新芽。木香开出花朵，我也开出花朵。我经历一朵花的一生，绽放与凋零都在春风中摇曳。帘动微风起，一时间我竟分不清是帘动，还是心动。

春深木香开，木香开完便是夏天。

地、泗五灵凤抗日根据地、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45年9月24日，中国第十战区受降仪式在蚌埠举行，6万余名日军缴械投降。一时间，蚌埠礼炮冲天，“炮竹震耳，掌声如雷，万人空巷，呼声若狂”，成为欢乐的海洋……

抗战胜利纪念碑铭记的是抗战胜利的荣光，也见证了蚌埠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的铿锵之声。

四

漫步崎岖山路，几经辗转来到南山北侧，鲜红的“建桥烈士纪念碑”雕塑就在眼前。

淮海战役胜利后，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国民党军炸毁了淮河大铁桥。为解决淮河交通“瓶颈”，保证解放军南下和渡江支前工作的需要，刚刚解放的蚌埠，迎来了王吉珍等十几名潜水技术人员，他们参加淮河浮桥的搭建和铁路大桥的修复。6月初，淮河水位猛涨，致使淮河轻便桥七号桥墩沉箱移动，已在水下作业了五个多小时的王吉珍闻讯后，不顾个人安危，穿上潜水衣，第六次下水抢修。由于水流湍急，水下作业时间过长，使得王吉珍体力严重透支而英勇献身。其间，刘建国、李鸿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和王煥伦、宗恒泰、刘际法等也血洒淮河。

榜样有形，润物无声。为永远铭记王吉珍等九位建桥烈士的历史功绩，1986年，全市数万名少先队员捐款建造了“建桥烈士纪念碑”雕塑。

山不在高，有“魂”则灵。革命英烈用不屈的血肉之躯铸就了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在淮河两岸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也成为蚌埠人民历久弥新、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致敬，革命英烈！
永恒，巍巍丰碑！

她似乎想要留住春天，豁出一切开出满架芬芳。只是在时间面前，再绚烂的花朵也显得无能为力。谁也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当我开始思念过去，也是对今天的一种审视。我的最好的青春，在木香花盛开的时候被提醒，被浇灌。当我沉浸在书籍里，窗外飘来的香气是大自然传送的信息，她教会我沉静与淡然。

最好的时光是在此刻。安静如水的季节里，我缓慢地生长，静静地扎根。我想起用各种方式与我相遇的一草一木，他们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不同的痕迹。“往昔倏然空消逝”，那些在青春里留不住的春天，不如等她变成浓绿，在大地上留下一片阴凉。



风土人情

李楼庙会

□严夕升

据史料记载：蚌埠市龙子湖区李楼乡，原隶属凤阳县淮光公社，1958年划归蚌埠市郊区，1962年改为李楼公社，1984年改成李楼乡。

李楼乡西邻大学城与高铁蚌埠南站，最北边的朝阳村与长淮卫镇接壤，最西边的汪圩村和山王村紧邻大学城和栖霞寺，东边的八里岗村与最南边的黄郢村与凤阳县接壤。老李楼人都知道，其实李楼在老李楼的庄户人家不读（Li楼）而读成（Lie楼）。

传说中早年李楼有“一庙两寺三庵”，它们分别是：双庙（原为李楼乡双庙村，现为东风街道向湖社区）、南边有芦山寺（在李楼乡曹巷村焦李贡庄的东边的东芦山，据说在“文革”期间被毁灭殆尽，现存留的仅是遗址）、北边是栖霞寺、东面贾庵（现李楼乡美丽乡村贾庵村）、南面有太平庵（传说中太平庵与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所生的女儿太平公主有关，现为李楼乡太平村）、西面有红塔庵（现为李楼乡红塔村）。这毕竟只是个传说，笔者找了许多历史书籍，但都没有相应的记载。传说中的故事正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口耳相传，才将李楼绵延流长历史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

李楼庙会最早起源于锥子山（白石山）庙会。锥子山庙会因锥子山（白石山）的栖霞寺庙会而兴起。古时候的每年二月十九（农历，一般主会期是三天）在栖霞寺附近举办。上世纪李楼乡李楼大庄德高望重的（庄户人家俗称“人头”）的李开后、李开全、李开明、李学良、李学仁等与时任李楼村村党支部书记李学顺多次到李楼乡政府找到乡党委主要领导请示，要求将庙会迁移到李楼村的小街举办，后来就演变成李楼庙会（改名

为李楼山会）。会期还沿袭着原来的一南北老街上。早些年，主要是农耕产品，又把、簸箕、镰刀、扫帚犁耙、木质家具、柳条编制的篮筐……山会上交易的货物很受庄户人家的欢迎，并且那时候在李楼最南边还自发形成一个耕牛交易市场。

近几年因疫情影响，庙会暂停。令人欣慰的是，李楼乡党委、政府为了积极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克服重重困难，决定让李楼庙会“活”起来，“火”起来。今年3月庙会期间，他们主动谋划，除了原来李楼小街外，为了有更大的空间来展示农村新面貌、农民新生活、宣传新风尚，他们将李楼桃园农民安置小区也纳入进来，庙会三天恰好有两天是周六和周日，李楼乡成立以乡主要领导为总指挥的四个工作小组，放弃休息，专门负责庙会的秩序与安全等相关工作。李楼庙会三天时间，来自李楼周边及涡阳、蒙城、凤阳、淮南等地的约有10万商贩游人云集李楼小街，各色美食、手工家具、苗木花卉、特色服装以及游玩娱乐各类项目挤满了庙会，琳琅满目、摊棚林立，人潮涌动，一派喧闹繁荣的盛况……在李楼乡桃园安置小区，来自涡阳马戏团的团长张娟对李楼乡赞不绝口，她感叹走南闯北从来没有李楼庙会这样安心、放心、开心，因为在活动的现场不时地有李楼乡城管执法人员与李楼乡的工作人员来帮助她解决相关问题。

如今的李楼乡正在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美丽幸福乡村蝶变。李楼庙会的前世今生就是一段历史，虽然庙会的历史作用发生了改变，但他们尘封的文化积淀还在……

古诗词里的清明时节

□汪 志

“燕子来时社社，梨花落后清明”。踏着春天的脚步，春分一过，清明再来。清明节作为祭祀祖先的中华传统节日，历来的文人墨客更是不免抒怀感慨一番，读来或细腻含蓄，或畅达直白……

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节的时候，诗人不能够回家扫墓，却孤零零一个人在异乡路上奔波，心里已经不是滋味。况且，天也不作美，阴沉着脸，将牛毛细雨纷纷洒落下来，眼前迷蒙蒙的，春衫湿漉漉的，简直要断魂了，找个酒店避避雨，暖暖身，消消心头的愁苦吧，可酒店在哪儿呢？便向路旁的牧童打听。骑在牛背上的小牧童用手向远处一指——哦，在那满天杏花的村庄，一面酒店的幌子高高挑起，正

在招揽行人呢！

张继的《闾门即事》：“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清明本应是农忙时节，可诗人登上城楼眺望，却只见由于农民都被召去当兵了，农村劳动力缺乏，万顷农田无人耕作，荒芜长满了青草。禁止烧火的寒食节过去了，清明节应该是千家万户重新起火的日子，而诗人看到的是只有寥寥几处的人家燃起新烟，一片凄凉的景象。

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西子湖畔，游人如织。到了傍晚，游湖踏青之人已散，笙歌已歇，但西湖却万树流莺，春色依旧。把佳节清明的西湖，描绘得确如

人间天堂，美不胜收。

王磐的《清江引·清明日出游》：“问西楼禁烟何处好？绿野晴天道。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探莺花总教春醉倒。”自古清明是亲近自然游山玩水的日子，如今清明节已至，看着窗外的春色满园，不禁顿生感慨。然而凭栏而望却不知何处风景最佳。有朋友告诉我晴空万里下碧绿的原野尽头，便是一处绝妙的游玩胜地。穿过蓊蓊郁郁的杨柳丛，紧收马缰，马儿一声嘶鸣，抬头望去，佳人斜倚秋千，回眸一笑，连带啼叫的黄莺、漂亮的花朵，灿烂明媚的春光似要将人迷醉。

古诗里的清明时节，就是这样意象万千，意味悠长。但无论是烟雨蒙蒙，青草离离，还是哀思悠悠，悲情渺渺，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慰藉和文化上的代代传承……



江南春色(国画) 王夕敏 作